

宋元通鑑

第卅五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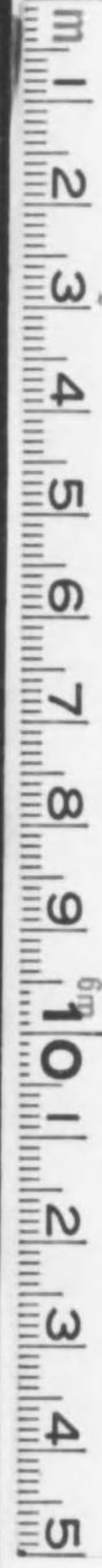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特29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六 辛卯一年

理宗四

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

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

李虎

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

謀

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

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二月丙子詔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路棗陽軍住劄夏四月丁丑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

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

王旻
趙必勝
全子才

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
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
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
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垕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
安遂平國安用從李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
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金降人李昌國言
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
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
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

宋開禧錄

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
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
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
歿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
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
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
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爲
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
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

亦一法

風關。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材鞠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

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蓋殿師馮榭率衛卒力救之，唯知有相府而已。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于古，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

寒心獨立

議廟禮

本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系列每室之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系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

徐清叟

義編修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校書郎蔣重珍疏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四
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微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

吳潛

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員外郎吳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賤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四十四
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
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
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帝皆不省 蒙古主將兵
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
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
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
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
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
三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
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

金草火訛
可死戰

金板子訛
可死譖

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
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
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史臣曰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于
陣而歿于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人之言夫以誓
御監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
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
西安撫使 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
桂如淵逃歸中軍統制張宣戰青野原有功詔授沔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四 九
州都統。戊寅，以李璘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蒙古以高麗殺使者，著古遣兵伐之。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管田遂力戰而歿，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加封立廟。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田遂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適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蒲

待汝議定
我已渡河
豈不宛然

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住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

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益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軍、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壬寅、新作太廟成、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出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

西夏恤可

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

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三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

金楊沃衍
樊澤張惠
死戰

金合達死
守

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

陳和尚死節

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請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

蒲阿死節

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二月癸丑，帝謁太廟，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閱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旁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

金完顏賽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四
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閔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太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閔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遂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爲左丞相、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

金冀禹錫

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

強伸

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劓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

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然宋事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

通鑑卷三百七 宋紀 七
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鞬靽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王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焚，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各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

金內族思烈

散屯河洛之間叅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事白撒恇怯無能

金元好問

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寧府、辭不拜、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淫、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爲鑪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第大聲因赴訴、死於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而死、豈不上干陰陽之和

馮杰寃

蒙古唐慶等

詔都大坑冶魏峴罷職、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六月、金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祐等斬之、以封仙爲元帥、主徐州事、秋七月丁酉、以吳潛爲太府少卿、總領淮西財賦、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

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朮
魯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
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
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
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
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誓盟諸將皆散去安用
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奴自通于
金衆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
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
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

蒙古阿朮
魯驅國安
用降金

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
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
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
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
意頗順明白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
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
夾擊此時韃靼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
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
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
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

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
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
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
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
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金恒山公武仙等
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
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
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
古兵卽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
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

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
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
棄輜重馳還八月乙卯起真德秀爲徽猷閣待制
知泉州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
泉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
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
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塚建養濟院
居數月百廢具舉九月乙巳雨雹雷閏月庚戌
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
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

吏治

便疾苦以聞。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高麗盡殺蒙古所署達魯花赤，帥衆入海島，蒙古撒里塔伐之，卒于軍。金主以和議旣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覲，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

金括粟速

金買進士

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輦蹙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

金斜卯愛實

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蒙古拖雷卒，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木兒哥，三忽覲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忽斜虎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

金汪世顯

金忽斜虎

固守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十一月己巳，喬行簡累疏乞歸田，詔不允。帝論當時高士累徵不起者，史官李心傳以李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術行義，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紀五
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一致，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卽日改從宋衣。

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謫，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

始合遼以
攻金今又
合金以攻
蒙古

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
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
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
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
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
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嘗加警
省。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楸來京湖。
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
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
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金汴京糧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
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
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
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
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
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
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宋紀
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叅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叅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摠。

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朮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朮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罷血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閔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五
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而經略河朔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邪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七

金賀都喜
死戰

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來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弃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弃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

招之不應
敗不相聞
金師潰無
紀律

金入歸德

金蒲察官
奴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克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金羅立亂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宋相俸多矣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立衛紹王

元好問不熱

愚哉何滅
宋諸丞相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崔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

金王若虛

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蒙古圍金亳州二月丁丑以趙范爲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公事趙葵秘書監兼侍講余天錫禮部侍郎兼侍讀癸卯熒惑犯東井三月丙辰

大雨雹。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井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懽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禰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非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懽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

金官奴亂

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懽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

宋人志亦多有和解事

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于永茂陵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

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

楚材造福

張子良

受降甚難
然亦看局
勢不得全
拒

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

金滿察官
奴奇捷

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五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于柳。金滿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

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

金烏古

論鎬

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

金完出殺官奴

定變

金思烈

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
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
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
總師烏林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
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
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
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
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
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

強伸死節

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
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
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
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
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
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鬚南向，遂
殺之。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
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
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阜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
二導前，黃繖重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九
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字木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玉幸

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瞋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理宗六
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合論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踈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從之。六月丁酉。以史嵩之爲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秋七月。

馬磴之捷

劉儀

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牒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丁順

樊文彬

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弃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

金烏古論
黑漢死戰

其易宋驕
心粗氣如
此金亡可
卷矣

察兒使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馬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撚兀典僉書樞密院孛術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非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壬寅朔日食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

復仇九世
豈効此兒
女子語但
宋家宜萬
分敵備勿
扭於因人
之一擊耳

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金主拜天于

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

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

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

金寶不死
飾

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私恩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字同叔鄞人浩之子也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宋紀
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
終其身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
禧觀梁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既而臺
臣交劾莫澤貪淫忤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
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
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氏賜第
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
爲人至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

天下快之丙午詔改明年爲端平元年時史彌遠
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收召賢才擢用之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
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
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
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
史王定劾埴出知常州曾從龍宜縉免進魏了
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
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

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

王遂

二語不可
無一否則
有重臣市
其重親臣
市其親者

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矣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

定論

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己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耻、以復中原、十二月庚辰、以薛極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在史彌遠當國時用事、時人謂之四木、故罷樞密、封毘陵郡公、戊申、洪咨夔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袁詔仇視善類、詔附彌遠、詔罷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奸、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

袁詔趙善湘不終

胡穎除妖

皆落職與祠、胡穎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咸谷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東、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

終